

宋名臣言行錄

後集
自四至八

五

413

583

5



413
583
卷 5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四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叅正

馬嘉植培元

胡宿 文恭公

字武平常州人中進士第事仁宗英宗官至樞密副使

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上夜盜入禁中驚乘輿斥出為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公知制誥封還詞頭不草制論曰衛上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

命遂止

歐公撰墓誌

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稽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恥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事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朝廷是其言至今行之同公謂廉恥之責當先士人功舊之弊宜厚武士邊防偏裨京師將校年七十者衆其間曾經行陣立功伐一日下令悉令生口老沮立功之心解守邊之體非所以爲國養恩也時包拯建此議屢以詞氣折公公論不可奪朝廷卒從公議胡宗愈撰行狀

皇祐新樂成議者多議論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皆不可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爲間歲公獨以爲不然曰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以公言爲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不便而卒用三歲之制

公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公以謂南京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太火主於商丘國

家乘德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
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公始慶
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
公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艮宮，陰
生於子而極於亥，然陰猶強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
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
今西北一虜中國之陰也，宜為之備。不然必有肉
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公又以為登萊
視京師為東北，易艮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
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盛而動。縣官

必先自則既
不其地得無
後言此不但

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皇
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
聖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
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即言宜用迭
配如初。

詳議官闕，判院者當擇人薦於上。公與同列得一人
人者，監稅河北，以木災虧課，同列議曰：虧課小
失不足自，上以累才，公不可。至上，前悉自之。且曰：
此人小累才足，惜仁宗曰：果得才，小累何郵遂除。
詳議官同列退，請公曰：詳議欲得人，公苦欲曰：上

名臣言行錄

卷四 宋後集

三

誠亦恭智

緣是不得奈何。公曰：彼得與不得，一詳議官耳。是固亦有命也。宿以誠事主，今白首矣，不忍絲髮欺君，以負平生之節。為之開陳，聽主上自擇耳。同列驚曰：某從公久，乃不知公所存如此。涇卒以折支不給，出惡言，欲為亂。其後斬一人，黥四人，亂意乃息。委公置獄，治二司吏，不時計度。二司使護吏不肯遣，公曰：涇卒恃慢，誠其罪，然折支軍情所繫，積八十五日而不與，則二司豈得無罪耶？陛下方以包拯近臣，不令置對，可謂曲法申恩，而猶不自省，公拒制命，臣恐主威不行，而綱紀益廢矣。

此言出下嘉祐時，似豫為王安石變亂防者，大約老成早計久乃泉者耳。

矣。拯懼，立遣吏就獄。嘉祐六年，拜樞密副使，羣臣方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若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墮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為功。並誌。

上命公為青詞，禱諸陵山川，以求儲嗣。公上疏，仁宗謂漢文帝二年有司請早建太子，是時文帝已有元子，猶對有司稱楚主、吳主、淮南王皆棄德，以陪

朕何為不豫哉太祖皇帝感昭憲太后遺言捨魏
 王而立太宗其神武英斷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
 陛下必待聖嫡然後擬議非居安思危之道願察
 宗室之賢者立之則儲位定而人心安矣仁宗感
 悟遂罷祈禱行狀

客有造公者具公服讎版而忘記不易帽公與之對
 語盡禮而退終未嘗色動呂氏家塾記

公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當修身俟時毋
 為造物者所嗤燕談

蔡襄

字君謨興化軍人中進士甲科事仁宗英宗官
 至端明殿學士

范仲淹貶知饒州余靖上疏論救尹洙請與同貶歐
 陽修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皆坐貶公作四賢一不
 肖詩以紀其事四賢謂仲淹靖洙修不肖斥若訥
 也其詩播于都下士人爭寫之鬻書者亦以之頗獲
 厚利政要

慶曆初永叔安道王素俱除諫官公以詩賀之曰御
 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
 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謨謀裨帝右直須風采

士為世人看
得與前功名
重不計久遠
既壞身節此
語可以振起
未倦

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二人者以其詩薦于上。尋亦除諫官。記聞
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既已排羣議進退。三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才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迴避。權倖畏歛。不敢撓法。王正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下竦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為尤多。歐公撰墓誌

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罷臺職。除他官。公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墓誌

陳執中參政。公與孫甫上言。執中剛愎不才。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上少聽。因求出知福州。記聞
公為政精明。而於閩人尤知其風俗禮賢勸學。除其甚害。往時閩士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教授學者。至數百人。公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

公為文章清迥粹美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書
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
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曰
此待詔職也並墓誌

蘇子容云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君謨不言政
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談訓

王素 懿敏公

字仲儀以父旦遺恩補官召試賜同進士出身
事仁宗官至端明殿學士以工部尚書致仕

仁宗方留情政事思聞得失親除諫官而歐余王蔡

相次進用公嘗言禮部取士不詢來行實顧文辭
漫漶不足以應務請郡國置學擇明師使通知經
術稍近三代里選之法自景德以來較今內外無
名之費數倍于前請置官三司量一歲所入其用
非急者皆省去之會皇子生議欲因赦百官進官
大賞資諸軍公又言方元昊叛契丹數有所求縣
官財用不足宜留金縉以佐邊費一官爵以賞戰
勞其議為公止仁宗御天章閣出手詔問兩府大
臣所以興治革弊之方公又疏時政姑息十餘事
皆人所難言者王禹玉 推墓誌

仁宗問公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公曰惟富官
宮妾不知姓名者乃可充選帝憮然有問曰惟富
弼乎公下拜曰陛下得人矣既告大廷相富公士
大夫皆舉劾相賀或密以聞帝益喜曰吾之舉賢
於夢卜矣聞見後錄

慶曆中京師旱公為諫官乙親行禱雨帝曰太史言
月一日當雨一日欲出禱公曰臣非太史然是日
必不雨帝問故公曰陛下幸其當雨以禱不誠也
不誠不可動天臣故知不雨帝曰明白禱醴泉觀
公曰醴泉之近猶外朝也豈憚暑不遠出耶帝每

風一時君
三五美身象

意動則耳赤耳已盡赤厲聲曰當禱西太乙宮公
曰乞傳旨帝曰車駕出郊不預告卿不知典故公
曰國初以虞非常今久太平預告但百姓瞻望清
光者衆耳無虞也諫官故不扈從明日特召公以
從日色甚熾埃霧漲天帝五色不怡至瓊林苑回
望西太乙宮上有雲氣如香煙以起少時雷電雨
甚至帝却道遙輦御平輦撤蓋還宮又明日召公
對帝喜曰朕自卿得雨幸甚又曰昨即殿廷雨立
拜焚生龍腦香十七斤至中夜舉體盡濕公曰陛
下事天當恭畏然陰氣足以致疾亦當慎帝曰念

不雨欲自以身為犧牲何慎也

公言王德用進女口事帝初詰以官禁事何從知公
不屈帝笑曰朕真宗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豈
他人比德用實進女口已服事朕左右何如公曰
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耳帝即命宮臣賜王德
用所進女口錢各二百千押出內東門訖奏帝泣
下公曰陛下既不棄臣言亦何遽也帝曰朕若見
其人留戀不肯去恐亦不能出矣少時宮官奏宮
女已出內東門帝動容而起聞見後錄

知成都府先是牙棧歲輸酒坊錢以供厨傳之費前

仁人功勳
年方見

後比加豐而不知約故輸者益加困而不能勝公
為一切裁約之鐵錢惟行於兩川歲加鑄不止故
錢輕貨重商旅不行公為罷鑄十年而物價以平
利州路饑公遣發廩賑救民得無流徙詔適下而
公奏至公為政任便人情蜀人錄公所行為王公
異斷墓誌

公自筮仕所至稱為能吏既升臺風力愈勁嘗與同
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眾皆引去公方論列是非
俟得旨乃退帝曰真御史也議者目公為獨擊鶻

名賢
詩話

劉敞

字原父吉州臨江人中進士甲科事仁宗英宗
官至集賢學士

直集賢時方議定大樂天子使中貴人參其事公諫
以為王事莫重於樂今才學滿朝辨論有餘足以
增朝廷之光而顧使若趙談者居間臣恐為袁盎
笑也弟舍人敬
撰行狀

秦州與羌人爭古渭州公奏請棄之謂假令新城足
以蔽秦州長無羌城之虞雖傾國守之可也不然
地形便利賊能乘之以擾邊雖傾國爭之可也今

何所重輕而糜國財困民力捐士卒之命以貪咫尺之地時議者不同竟留之秦州坐是應接多事財用匱竭矣行狀

判考功夏竦薨賜諡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
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有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上天子嘉其守為更其諡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歐公撰墓誌

知制誥陳丞相以修注未一月為言上曰此豈計官資日月邪公謝曰上又面諭曰外間事有不便當一一語朕也無幾何朝廷從禮院有所詢問禮生

擅發印狀以報禮官莫知知禮院事吳充謫罰禮
生而坐以出官公奏以謂朝廷久安吏習因循百
司庶府苟且已甚稍激厲振作未知如何而充以
此得罪豈不傷事害政請追止前命已而修起居
注馮京復以言事奪職公因奏事上謂公曰吳充
乃是振職馮京意亦無他中書惡其大直不與令
容耳公奏言自古惟有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致
竄謫臣下今則不然上慈仁好諫而中書不務將
順聖德之美排逐言者乃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
必且感動陰陽有風霧日食地震之變居五日地

果震鎮戎軍而都下雪後累日昏霾太陽色昏蜀
畧皆如公言公又勸上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
法令不行以消災變上深納之

兩制諸公多求補郡者公上疏論邪臣正臣之分正
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願陛下參
任觀之呂溱蔡襄歐陽修賈黯韓絳皆有直質無
流心論議不阿執政有直當世者誠不宜許其外
補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啓奸幸之心上悟頗留修
等並行狀

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

愠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命遂止基誌

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都河公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示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愧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駃也為言其形狀聲音虜人益歎服

治揚前守政苛吏民不安公以寬簡附之而民大和及至鄆月餘境內政清盜賊屏息先是西路久旱鄆尤多蝗公入境而雨至州數日蝗自出境去是時士大夫稍矜虐名每得官輒讓眾亦示其恬退讓不失始利而得各益高讓端無窮或四五讓至七八下至布衣福州陳烈等初除吏亦讓賜之粟帛亦讓公以為此皆挾僞求名要上迷眾其風不可長乃建言諸讓官或一讓或再讓或不得讓宜一以故事舊典為準

是歲將親大禘于太廟丞相欲加上尊號公以禮部

不謂富公作
如此舉措

兼領名表丞相請撰表公說止之曰陛下自寶元
以來不受徽號至今且一十年天下之人莫不知
天子持盈好謙今復加數字既不足盡聖德而前
美並棄誠亦可惜願加深思富丞相不怡曰適已
奏聞乃是上意欲爾不可止也公曰諾退謂子弟
曰吾備位近臣當獻可替否寧得罪權門豈可使
主上受虛名而棄實美邪遂上疏曰陛下尊號既
已云體天法道欽文聽武神聖孝德盡善極美復
加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治有若自矜今百姓多
困倉廩不實風俗未清賢不肖混殺獄訟繁多盜

賊羣起水旱繼作四夷雖定亦本以重賂厚利
羈縻之非畏威慕義者也夫可謂至治然則讓而
不居於聖德彌高矣臣謂陛下永執至道以當天
心必有一謙四益之報增加數字未足恐揚光輝
而反累二十年昭升之美章凡四上天子得公奏
顧侍臣曰我意本謂當如此遂斷章表不受公於
是作此相

公學問廣博無書不通自浮屠老子以及山經地誌
陰陽卜筮醫藥天文畧皆究知嘗齋太乙宮與內
弟王欽臣夜語曰歲旱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以

宋後集

吾觀之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以樂使
入繼大統遂登大位並行狀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四 後集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五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參正

唐介 質肅公

字子方荆南人舉進士事仁宗英宗神宗官至
參政

張堯佐字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員外郎知開州會其
姪女有寵於仁宗遂驟遷口中除宣徽節度景
陵羣牧使介上疏引楊國忠為戒又與諫官包拯
吳奎等上論列殿上奪堯佐宣徽景陵兩使

特加介六品服以旌敢言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公又獨異之不能奪仁宗諭曰除擬初出中書公遂極言宰相文彥博知益州日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相位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吳奎觀學挾奸語甚切直仁宗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雖鼎鑊不避一急召一府以疏示之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政此何言也介面質彥博曰彥博自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樞副梁適叱介曰殿介諍愈切仁宗大怒王

音甚厲眾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修起居注立殿陛即進曰介誠一任自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貨遂召當制舍人就殿廬草制貶秦州別駕翊白改英州別駕復取其奏以入又明日罷彥博出吳奎而遣中使護送介至貶所且戒以必全一無令道死一

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閣見定州紅氍毹帝怪問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獻為對帝怒曰嘗戒汝勿通臣僚饋遺不聽何也因以別持柱斧碎之妃愧謝久之乃死又嘗信實於端門服所謂燈籠錦

者上亦怪問妃曰彥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獻上終不樂或云潞公未入遺妃公不知也面見錄

又晁以道云介貶嶺南將行遣中使賜介金又畫其像于便殿

潭州巨賈私藏蚌胎為繭吏所獲太守而下輕其估

悉自售焉公時以言事謫潭倅分珠獄發奏方入

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

然澧山野錄

改知復州未至召克言事御史帝曰知卿被謫以來

未嘗以私書至京則可謂不易所守公頓首謝退

就職言事無避如前事

出知揚州徙江東轉運使御史吳中復請還公路

時潞公再當國亦言介頃為御史所言亦中臣病

而責大重願如中復言召之謝忠肅集

至和後仁宗臨朝淵默公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為

治願時延訪羣下發德音可否政事以幸天下又

言賞罰不可以貴賤輕重如孫沔呂溱後縱宜深

責必行則眾信矣論官禁示焉恩澤其命不出中

書此古所謂斜封非盛朝所宜有請裁放後宮冗

數罷初禳之不經者又言士節弗立願委大臣進

敦厚忠朴之士稍抑聚斂文法吏以肖刻薄浮競之風墓誌

治平元年召為侍御史中丞英宗面諭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朕選非由左右言也公言先帝在位四十餘年天下安樂惟仁治而已願恢聖度廣恩德則為善繼四海蒙福矣

公雖居外意未嘗不在朝廷於是濮議起言者多得罪公憂形于色密疏請還臺諫之謫者

拜參政公自以進山直道感慨知遇益致所以事君之義純誠盡公之所獻普用人明言其不合不立

恩不避怨與同列論政事反覆再三未嘗阿屈於祖宗法有所更近臣有所進退尤極其慎雖在帝前必究切辨析要是非之歸未嘗反顧帝於是益敬信之而天下翕然想望其風采神道碑

王荆公與公同為參政議論未嘗少合荆公好為道以其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為相易百姓事于主此得為純臣乎荆公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公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為之變色筆錄

公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為
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等棄遠莫不自
命唯自勉而已野錄

熙寧初高公弼曾公公亮為相公與趙公抃王荆公
安石為參政是時荆公方得君銳意新美天下之
政自宰執同列無一人議論稍合而臺諫章疏攻
擊者無虛日呂海范純仁錢顛程顛之論尤極詆
訾天下之人皆曰為生事是時鄮公以病足魯公
以年老引去公屢爭於上前不能勝亦幾疽背死
趙少帥力不勝也終日歎息遇中史改即聲苦

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言介甫生
明仲老彥國病子方死閻道苦也筆錄

介為人簡伉以敢言見憚身事官缺眾皆以介直
處之神宗以其有直名故卒人用然居政有遭時
有為少所建明聲名減於諫官御史時

孫參政抃為御史中丞薦公與英中復為御史人或
問曰聞君未嘗與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答
曰昔人恥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一人
皆以風力稱於入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何功
以輔政唯薦一臺官為無愧耳筆錄

此非探微節
難堪六十固
有能言而不
能行者

趙抃 清獻公

字閱道衢州人舉進士事仁宗英宗神宗官至
參政

此見公在慈
不殺若謂
原自可駭

公為武安軍推官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公獨
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
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 府皆服 蘇內翰
神道碑
以母越國夫人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掾其所
居里為孝悌處上孫處為作孝子傳
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號公鉄面御史
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謂小人雖小過當

力辨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此誤當保
持愛情以成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不厭

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
已而歐陽修乞蔡賈黜乞荆南公即上言近日止
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為之寒心侍從之賢
如修者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止色立朝不能諂
事權要傷之者眾耳修等由此去 時各臣願
以復安

知睦州睦歲為杭甬羊公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
無茶地公奏蠲之民至今稱焉

陳升之除樞副公與唐介等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補外

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例奈何公曰舍大名則郡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悅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守州郡不時劾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言督其事奏言河朔歲豐熟故募不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

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

為參政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而司馬光辭樞副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小大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任用舍為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人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人即求去並神道碑

荆公初參政下視朝堂如無人日爭新法恣言諸公曰公輩坐不讀書耳公同參政事獨折之曰君

言失矣如臯夔憂勤之時何書可讀荆公默然

後錄

人臣事君斷
託以公為法

成都以成卒為憂朝廷選擇遣大臣為蜀所愛信者
皆莫如公遂以太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
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為朕行乎公曰
陛下有言即法也鶴豈有例哉一人喜神道碑
公初任成都推
止 蒼頭執事張公裕學士送以詩云馬踏舊路
行來滑龜放長河不共來
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自淄齊

請南豐救災
議皆于瑞角
凌難處委曲
將理此所謂
才大而心細
也大約經濟
筆非細心
不得
榜出時民間
不事理必
舉因知君子
舉事不當願
目前要者

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

吳越大饑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稟勸
分而以家資先之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
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
神道碑

南豐集有趙
越州救災議

熙寧中以太資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死者十
五六諸州皆榜備路禁增米價闕道備榜備路令
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輒集請越米
價更賤民無飢者
記聞

韓忠獻之守安陽人將鬪訟輒自止曰吾非畏汝愧

無愧
之可稱
食影

見侍中守郡幾無事趙清獻再守杭天下剽郡清
獻從容為之其政本於孝悌然不嚴而肅民不敢
犯議者謂公治民雖西京所稱循吏不能過也

家範

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几拜手告於天應
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聞見錄

呂誨

字獻可止惠公之孫登進上策事仁宗英宗神
宗官至御史中丞

公幼孤自為學家於洛陽性沉厚不妄交遊洛陽

士人往往不之識溫公撰墓誌

治平元年孫覺過余言曰聞臺官以數言事不用相
謂言小事不足決去就當共爭濮王事不聽則決
去蓋是時知雜御史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與諫
官司馬光數論孫固庸回王廣淵奸邪不當用其
言愈切而用之愈堅事如此類者甚眾凡臺諫官
言入輒以進呈訖寢之時人謂之訖了范純仁言
臺吏亦為之沮赦每白御史曰某事又訖了也蓋
執政方恃權欲一切以阻言者而言者以不能塞
職為愧且憤故相約如此覺語余時正月初五六

洛陽言行錄 卷五 宋後集

間也。後數日，果聞臺官論濮王事甚急。至上元後，
誨等疏已七八上，不聽。遂皆納劾告，求罷去家居。
不復供職，而執政方密啓，令禁中自定議。尊濮王
爲皇。是月二十，間天章閣賞小桃，因以勸太后。太
后有酒所臥閣中，內臣高居簡、蘇利涉從上。至太
后榻前拜，以書一封進。太后求一押字，太后酒未
解，不知書所言何事，遂從之。旣而書出，乃太后命
中書尊濮王爲皇等事。明日，遂奉行。太后始知京
師喧然，下至閭巷，亦以爲不可。太后力爭不已。二
十二日，乃下詔罷濮王稱皇等事。范純仁等欲起

供職。公曰：稱親猶爲吾徒言不用也。遂以前後所
上九疏乞付中書求去，而誨等遂皆繼矣。蓋自至
和以後，仁宗在位久，熟知人情，僞與羣臣本性之
善惡，故雖委事大臣而聽用臺諫官，廣開言路，使
耳目無壅蔽。大臣有不法者，輒去之。故任事者雖
專，亦不能自肆。治平初，英宗卽位，多不豫，任事益
專。始欲快意，因用王疇爲樞副，知制誥錢公輔封
還詞頭，遂黜公輔爲滁州團練使，知制誥祖無擇
亦封還詞頭，又罰無擇銅三十斤，而制誥遂行。是時
臺諫官言事一切不聽，或盡逐臺諫，不留一人京

師爲之語曰絕市無臺宮其弊至此然人主猶采物論朝廷正人未盡法公議有所屬言事者斥逐相望而後來者其言愈厲至濮議執政議稱王爲考是也遂欲稱王爲伯陋矣蓋兩言者各率其私意而不知考據於載籍皆不學之過故各有得失然爭論至於紛紜連年洵洵者蓋由言路不通故如此皆執政自用奸勝激之使然也

南豐雜識

公以追尊濮園事擊歐公如曰首開邪議妄引經證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者凡十四章具載奏議中司馬文正作序乃首載歐公諫臣論以爲

誠言文正之意以獻可能盡歐公所書諫臣之事使歐公無得以怨歎抑以歐公但能言之獻可實能行之也不然獻可排歐公爲邪反以歐公之論序獻可之奏又以爲誠言可乎歐公晚著濮議一書專與獻可辨獨歸過獻可爲甚矣

邵氏後錄

權御史中丞時有侍臣棄官家居者王安石朝野稱其材天子引參大政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爲不然居無何棄衆任已厭常爲奇多變祖宗法專汲汲斂民財所愛信引拔時或非其人天下大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悉條其過失且曰誤

天下蒼生必此人如父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上
遣使諭解執之愈堅乃罷中丞出知鄧州墓誌

介甫初參政神考勵精求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
事頗久日刻既晏例隔登對官於後殿須上更衣
復坐以次贊引時公任御史中丞將對於崇政殿
而司馬公爲翰林學士待講遷英閣亦將趨資善
堂以俟宣召相遇於路並行而北溫公密問曰今
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
也溫公憐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
皆喜於得人奈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爲此

言邪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偏見不通
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
味若在待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則天下必受其
弊矣溫公曰與公素爲心交苟有所懷不敢不盡
今日之論未見不善之迹似傷匆遽或別有章疏
願先進呈姑留是事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曰上新
圖位富於春秋朝夕所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
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
及顧可緩邪語未竟閤門吏抗聲追班乃趨而去
溫公退自經筵默坐玉堂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既

而縉紳間寔有傳其章疏者往往竊議其太過未
幾變更祖宗法專務聚斂百姓騷然然後前日之
議者始愧仰歎服以為不可及而公終緣茲事出
知鄧州温公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呂獻
可之先見范純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心誠服之

劉諫
議集

神宗天資節儉因得老宮人言祖宗時妃嬪公主月
俸甚微歎其不可及安石獨曰陛下果能理財雖
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法矣
安石之術類如此故呂誨彈章有曰外示朴野中

懷狡詐聞見錄

獻可病自草章之致仕曰臣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
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
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
延四肢非祇憚踈盤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蓋以
一身之疾喻朝政之病也温公康節且就臥內問
疾獻可所言皆天下國家之事愛憤不能忘未嘗
一語及其私也一日于書托温公以墓誌温公表
辭之已瞑目矣温公呼之曰更有何以見焉乎獻可
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温公誌其墓

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仲通自請書石既見其文
遲迴莫敢書其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書
之仲通又陰祝獻可諸子勿篡本恐非三家之福
時小人蔡天申厚賂鑄上得本以獻安石安石得
之掛壁間謂其門下上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
獻可忍死謂温公以天下事尚可為當自愛後温
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獻可不及見矣天下誦
其言而悲之至温公薨獻可之子由庚作挽詩云
地下若逢中執法為言今日再昇平記其先人之
言也

彭思永

字季長吉州人中進士第事仁宗英宗神宗官
至權御史中丞

公為侍御史極論內降授官資之弊以謂斜封非公
朝之事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本有明堂一日有傳教語
百官皆得遷秩者公方從駕宿景靈宮因亟上言
不宜濫恩以流僥倖既肆赦果然時張堯佐以妃
族進王守忠以親侍帷幄被寵參政缺員堯佐朝
暮待命守忠亦求為節度使公抗疏極言至曰陛
下行此覃恩無意孤寒獨為堯佐守忠故取悅眾

人等且言如族秉政內臣用事皆非國家之福疏
入仁宗震怒諫官吳奎等為上言其忠上怒解
為荆湖北轉運使至部奏罷守令之殘暴疲懦者各
一人而八州知勸時太農以利誘諸路使以羨餘
為獻公曰良民一賞吾不忍為遂無所獻

權御史中丞時追崇濮國大號復有稱親之議諫官
相繼論列者六人皆以罪去公力陳其不可且
請召還言事者一木之祭更為疏極論其事英宗
深加聽納事幾施行而八臣持之甚力故不果

道先牛
撰行狀

又伊川先生集代彭中丞奏云濮王生陛下而仁宗
以陛下為嗣承神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
下仁廟之嫡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為伯陛
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為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太
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也固非人意所能
推移苟亂太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
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為親是有二親
臣以為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為濮
國大王凡百禮數必皆稱情借如既置嗣襲必伸
祭告當曰好嗣皇帝名敢昭告于皇伯父濮國太

時幾入少
人高矣幸
孫應國精

王自然在漢王極尊崇之道於仁皇無嫌貳之失矣。

御史蔣之奇奏發大臣陰事欲援公為助乃曰公嘗言之公亦謂帷簿之私非外人所知誠難究詰然亦有以取之故諺言一興而人以為信且其首為濮園議違典禮以犯眾怒不宜更在政府執政以之奇所論真味不可質迫公言其所從來三問而公奏益急且曰風聞者以廣聰明也今必問其所從來因而罪之則後無聞矣寧甘重譴不敢廢國家開言路之法因極陳大臣朋黨專恣非國家計

翌日降授給事中知黃州行狀

公年八九歲時從尚書出官岳州晨起將就學舍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以伺訪者有史稱伺久之問故果墜釵者也公詰其狀驗之信即出付之吏謝以數百金公笑不受曰我若欲之取釵不過於數百金邪吏歎駭而去

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釵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眾請出釵為韻客自墜其一於袖間者公視之不言眾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毋非有失也將去袖間者揖而舉手釵墜於地眾服公

宋後集

之量

嘗曰：宰寵之事，吾所不為。每謂人曰：吾不為他學，但幼即學，平心以待物耳。又嘗教其子弟曰：吾教歲時，冬處被中，則知思天下之寒者矣。

范鎮

忠文公

字景仁，成州人。中進士，第事仁宗、英宗、神宗，官

至內翰。

公少舉進士，善入賦，場屋師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為奏名之首者，必抗聲曰：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

此中安有未
約性與學各
李德意入班
功名處有學
不如性者

置上列，以吳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眾。景仁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眾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為恥。舊

風遂絕。

司馬公作傳

召試學士院，詩用采芫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雖芫連卷讀，竟為入聲，謂景仁為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芫不可讀為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為憤鬱，而公處之晏然，不辨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補宗，以京官吏兵數勸取，其

中以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之七為經費而儲其。二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象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上與中書樞密葬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公言昔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

文富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請。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

仁宗即位。二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禁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俟。天下心章。舉上不報。因闕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為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

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願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為之股慄，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換。」三、三年，章凡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為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

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貳事。以上春秋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上心。及為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裕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

英宗即位，中書請追尊濮王，下兩制議以為宜。稱皇伯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則其父客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太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王，則其失非特宣光之比矣。凡

稱帝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

安石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耒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買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細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

法也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爲比乎後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爲賞罰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公懼公上表謝其畧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美公之深人更以爲榮

一
心
謹
錄

公得謝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各益重矣公慨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勇功吾獨不得為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慙而退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為論奏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敢為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

元祐初首以詔起公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甲

鎮能確執不
振矣

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勤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先是蔡京見公曰上將起公矣公正色曰鎮以論新法不合得罪一旦先帝棄天下其可因為利乎故公卒不為元祐一二聖一起

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太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攷正公與司馬光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為獨得於心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凡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

卷五 宋後集

此舉豈英恭
可決一公天
下人奈何有
此戲舉

律上曰然。公作律尺，驚合升斗，豆區，輔附欲圖上
之。又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氏即用李照樂加
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既致仕，請大府銅造
樂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一聖御延和
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加獎，以樂下太常。公作東齋
記事曰：君實予莫逆之交也。惟議樂為不合，往往
館閣時決於同舍，同舍不能決，遂來其卷以決之。君
實不勝，乃定。其後二十年，君實在西京，為留臺，予
往候之，不持他書，惟持所撰樂論八篇，示以爭論
者數，夕莫能決，又投壺以決之。予不勝，君實曰：惟

大樂還竟矣。凡半月卒，不得要領而歸。豈所見然
耶？將戲謔耶？抑遂其所執，不欲改之邪？俱不得而
知，也是必戲謔矣。

公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其文清
麗簡遠，學者以為師法。凡五入翰林，四知貢舉。凡
朝廷有大述作，有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背
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
虜相曰：曰此長嘯公也。

東坡云：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減節嗜慾，一物
不芥蒂於心，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不取佛法。

公論性曰豈有生為此死又却為彼儘似見得後却
云自有鬼神又却迷也程氏遺書

客有問迂叟以今世之勇者叟曰有范景仁其勇人
莫之敵客曰景仁長五尺循循如不勝衣笑其勇
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眦髮上指冠
力拽九牛氣凌三軍者為勇乎是匹夫之勇尔勇
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
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以齒疾之與恃
叛無異而景仁獨倡言之十餘章不色視身與宗

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為之者則有矣
然景仁冒不測之淵無勇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
天子與執政親愛之隆者孰若父子執政效尊天
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能之乎祿與
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異猶戀戀不忍舍
况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
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
能之乎溫公作傳

風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
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

即不...
即不...
即不...

故曰君子以
風而異

天下二公蓋相得權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
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
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
為景仁傳其略則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
皆予所不及也蓋二公用舍大節皆不謀而同如
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王稱號神宗時論
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嘗
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
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
公非苟同者

卷五終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六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中
叅正
馬嘉植培元

曾公亮 魯國宣靖公

字明仲泉州人中進士第位至丞相以太傅兼
侍中致仕配享英宗廟庭

仁宗一日召執政侍從策訪政事時公侍楚國太夫
人疾請坐家居亟以手詔就問公條六事以獻其
畧謂完壁柵蓄兵馬使主兵者久於其任則夷狄
不敢窺邊取之得其要任之盡其材則將帥不患

無人損冗兵汰冗官則財用省徭役不專在農則
 耕者勸又陳舌者取六郡良家子為宿衛及府兵
 番上十六衛之制以明今宿衛之失言狂者似直
 愛憎似忠以明聽言知人之難蓋皆取當時之所
 先急而便於施行者以為議曾內翰
擬行狀
 知鄆州郡多寇攘公至悉窺他境路不拾遺民外戶
 不閉至號公為曾開門常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文
 求盜公論以境內無盜必從者也索之果然
 在樞府更制圖籍以周知四方兵數多少登耗三路
 屯戍衆寡地里遠近及在相位謂政事以仁民為

先故其志尤急於去民所疾苦而補助其窮乏罷
 弛茶禁歸之於民籍戶絕田收其租為廣惠倉以
 廩食窮獨其他施設多類此
 與韓忠獻力贊仁宗早建皇子以為天下萬世之本
 前此固有言者未之開納至是感悟儲貳乃定
 公在位久熟於朝廷政事尤矜慎折獄四方奏獄必
 躬自省覽原情議法密州銀發民田中盜往強取
 之大理當以強盜應死執政皆欲從之公獨以為
 此禁物也取之雖強與盜民間物有間固爭不決
 遂下有司議如公言比劫禁物法盜得不死蓋公

推析律意而主於平恕類皆如此並行狀

公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雖高而精力

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唯李復圭以為少所作詩

曰老鳳池邊蹲不去飢鳥臺上噤無聲公亦去

王安石 荆國文公

字介甫撫州人登進士甲科真仁宗英宗神宗

位至丞相左僕射司空追封舒王

公好讀書能強記雖後進投贖及程試有美者一讀

過輒成誦在口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

不措意文成見者皆服其精妙議論高奇能以辨

博濟其說始為小官不急急於仕進皇祐中文潞

公為相薦公及張環曾公定韓維四人恬退乞朝

廷不次進用以激僥競之風有旨皆籍記其名至

和中召試館職固辭及除羣牧判官又辭不許乃

就職懇求外補得常州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

不識其面朝廷嘗欲授以美官惟恐其不肯就自

常州徙提點江西刑獄嘉祐中召除館職三司度

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入館

館中先進多不當超處其右章餘上有旨令閣

門吏賫勅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

其籍無事不

石避之於側，吏置劾於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歲餘，朝廷復申前命，安石辭七。八章乃授除知制誥，自此不復辭官矣。溫公遺語

司馬溫公嘗曰：昔與王介甫同為羣牧司，判官包孝肅為使時，號清嚴。一日羣牧司牋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相勸，光素不喜酒，亦強飲之。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也。光以此知其不屈。聞見錄嘉祐末，公糾察在京刑獄，有少年得鬪鷄，同儕侍與之狎昵，遂持去，鷄生追及之，賜其脅，立死，開封府捕按其人，罪當償死。及糾察錄問介甫駁之曰：按

此不過禮
命忽乃舞
交耳

律，公取竊取皆為盜，此不與而彼強携以去，乃盜也。此追而毆之，乃捕盜也。雖死當勿論。府司失入，平人為死罪，府官不伏，事下審刑人理詳定，以府斷為是。有旨：王安石放罪，舊制放罪者請殿門謝。介甫自言：我無罪，不謝。御史臺及閣明累移牒促之，終不肯謝。瑣語

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碟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白仁宗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即死矣。食之盡，不情也。常不樂，後安石自著目錄，厭薄祖宗仁宗尤甚。

真明主後神
宗性凡安石
所為其美也
釣餌之類而

昏為所欺人之智慧相去甚遠

魏公可謂知久更重實非安石所長

此幾謂未嘗不慧但其所經術非耳

每謂漢文帝不足取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時大臣富弼韓琦文彥博皆為其毀訾間見錄

初韓魏公知揚州介甫以新進上僉書判官事魏公雖重其學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秩滿去會上有上韓公書者多用古字韓公笑而謂僚屬曰惜王廷許不在此其人頗識難字介甫聞以為輕已由是怨之記聞

公為翰林學士初八對神宗問方今治當何先公對曰擇術為先十問唐太宗如何公曰陛下當以堯舜為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為不盡合先主不足道

也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繁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常以為高而不可及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矣朕自視眈然恐無以副卿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侍上語及諸葛亮魏鄭公公對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臯夔稷尚陛下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魏鄭公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但恐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則雖有臯夔稷契傳說之賢亦為小人所蔽因卷懷而去取上曰自古治世豈能使朝廷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公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

此乃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
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未幾遂參太
政。

公既參太政，上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
經術，不曉世務。公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
世所謂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
施於世務耳。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爲？先公曰：
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於是青苗、市易、坊
場、保甲、保馬、導洛、免役之政相繼並興，設制置三
司、條例司，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呂誦論

公十事，公力求去從，上爲出呂公而韓魏公亦上
疏論青苗法，乞罷諸路提舉官。奏至，公稱疾乞分
司，上不許。公入謝，因爲上言：陛下欲以先王正道
變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爲重輕。流俗權重，
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
下。權者與物相爲重輕，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
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
所爲，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
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流俗矣。此
所以紛紛也。上以爲然，公乃視事。

遠近人設心
大抵若此故
大學以勸短
爲言大本

公在臺閣侍從時每爲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於治道後世所當行也及入司視政而孫莘老李公擇在諫職二人者熟公此論遂列奏請舉行之公不可曰是又益兩參政也呂氏家塾記公知制誥吳夫人爲買一妾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爲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資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慨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爲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司馬溫公從龐穎公辟爲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爲買一妾公殊不

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冀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穎公知之對僚屬咨其賢二公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平生相善至論新法不合始著書絕交矣

公知明州鄞縣讀書爲文二日一治縣事起陽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寧初爲執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然公知行於一邑則可不知行於天下不可也又所遣新法使者皆刻薄小人

事固循行之
丁邑而効居
不立通行之
天下者祖宗
立法惟本求
其利大約取
其害少者常
可便愚不肖

之人行之亦不致大敗故為至極安石以鄞縣律天下以自已一人律天下人那得不壞凡事不歷不知且貴人不在民事又父兄富貴人不識小民疾苦益不任民事治天下當以此意

急于功利遂至決河為田壞人墳墓室廬膏腴之地不可勝紀青苗雖取二分之利民請納之費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具民新舊相因其弊益繁保申保馬尤有害天下騷然不得休息蓋祖宗之法一變矣獨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公與溫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公主雇役溫公主差役蘇內翰范忠宣溫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為未便章子厚公門下士亦以雇役為未盡三人雖賢否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於所主

以如此之有使待其難公

元祐初溫公復差役改雇役子厚議曰保申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寧初以雇役代差役議之不詳行之太速故後有弊今復以差役代雇役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弊溫公不以為然子厚罪去蔡京者知開封府用五日限盡改畿縣雇役之法為差役自溫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不行子厚入相復議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講論久不決蔡京兼提舉自子厚曰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耳尚何講焉子厚信之雇役遂定京前後觀望反覆賢如溫公

叢之末必
不有用子陸

名臣言行錄

卷六

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誠小人也

仁宗朝韓富二公為相凡言開邊者皆不納熙寧初
公執政始有開邊之議王韶者罷新安簿遊邊得
其說遂上開河湟之策公以為奇謀乃有熙河之
役獨岷州白石大潭秦州屬縣有賦稅其餘無科
粟只布惟仰陝西州郡朝廷帑藏供給故自開熙
河以來陝西民日困朝廷財用益耗初唃廝囉分
處諸子於熙河洮岷之地唃廝囉死諸子皆衰弱
故韶能取之並聞見錄

熙寧六年更有不附新法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

介甫以君為

甫因爭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
法介甫曰祁寒暑雨民猶有怨咨者豈足顧也上
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咨亦無耶介甫不悅退而
屬疾家居數日上遣使慰勞之乃出其黨為之謀
曰今不取門下士上所素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
輕將有人窺間隙者矣介甫從之即奏擢章惇趙
子幾等上喜其出勉强從之由是權益重記聞
介甫請并京師行陝西所鑄折二錢既而宗室及諸
軍不樂有怨言上聞之以問介甫欲罷之介甫怒
曰朝廷每舉一事定為浮言所移如此何事可為

名臣言行錄

卷六

宋後集

退遂移疾臥不出上使人諭之曰朕無間於卿示日可鑒何遽如此乃起同上

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德舊人論議多不協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臺閣內外要權莫非新進洎三司論市易而呂參政指為沮法公信以為然堅乞罷相既出呂嘉問張諤持公而泣公慰之曰已薦呂惠卿矣二子收淚及惠卿入參有射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可傾奪公矣遂更朋附之既而天子斷意再召公秉政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公兄弟之失

先朝舊人之
與政一舉
小人身自為
之而假令
人黨難得
則又不實
合者其中亦

別在後集
高以誦求
也

小人勢利之
交必至于此
蓋安石初罷
相時邵堯夫
先生已預決
之矣

凡數事而奏意欲上意有厭上封惠卿所言以示公故公表有忠不足以取治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惠卿出知亳州鄧綰張諤之徒皆以罪去蓋自是門下之人皆無固志公無與共圖事者又請去而再鎮金陵故詩有紛紛易變浮雲白落落難鍾老柏青者蓋謂是也筆錄

初惠卿為公所知驟引至執政公去惠卿遂肯之暨公再相於是起華亭詔獄而使徐禧等按之惠卿情不得練亭亭云嘉問以鄧綰所條惠卿事交關

名臣言行錄

卷六 宋後集

其間復爲惠卿所中。語連公于雲。雲時已病坐此。憂憤而卒。公憂傷益不堪。遂再求罷去。

熙寧庚戌冬公拜相百官皆賀公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余坐西廡之小閣。忽輦感久之。取筆書廳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余入。後再罷相歸金陵築第於白門外。元豐癸丑春余請公于第。公遠邀余同遊鍾山。心法雲寺。偶坐於僧房。余因爲公道平昔之事及誦書廳之詩。公憮然曰。有是乎。微笑而已。筆錄

元豐七年春公有疾。兩日不言。少蘇。語吳國夫人曰。

彼于功名勢
利一生貪
不盡亦欲於
何處死可哉
大嘆

夫婦之情偶合耳。不須他念。強爲善而已。執葉壽手曰。君聰明宜博讀佛書。慎勿徒勞作世間言語。安石生來多在費力作閑文字。深自悔責。吳國勉之曰。公未宜出此言。曰。生死無常。吾恐時至不能發言。故今敘此時至。則行何用。君勸公疾瘳。乃自悔曰。雖識盡天下理。而定力尚淺。或者未死。應尚竭力修爲。陳子蘭之而疑曰。豈現行無常。現身有疾者乎。大可疑也。公語錄

元豐末創爲戶馬之說。神宗俯首歎曰。朕於是愧於文彥博矣。王珪讀宣德音。復曰。彥博頃年爭國馬。

老臣計久遠
正不在目前
小利觀此則
知神宗亦非
盡情惜者

不勝嘗曰陛下十年必思臣言。因奏曰罷去。神宗馬監是安石堅請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歎曰安石誤朕。豈獨此一事。

神宗聞安石之貧。命中使甘師顏賜之金五十兩。安石好為詭激矯厲之行。即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師顏因不敢受。常例回具奏之上。諭御藥院牒江寧府於安石家取師顏常例。安石約惠卿無令上知。一帖惠卿既與公分黨。乃以其帖上之上。問熙河歲費之說於王韶。安石喻韶不必盡數以對。韶既叛安石亦以安石言上之。是以前道論

公晚年於鍾山書院多寫福建子三字。蓋悔恨於引惠卿者。恨為惠卿所陷。悔為惠卿所誤也。每山行多恍惚。獨言若狂者。公既病。和甫以郎吏狀示公。適報司馬公作相。公悵然曰。司馬十一作相矣。公薨。溫公在病中聞之。簡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拘耳。贈恤之典宜厚。溫公盛德如此。聞見錄
公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蓋與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注疏爾。談叢
公在金陵。聞朝廷變其法。吏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役

法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
罷安石與先帝議之兩年乃行無不曲盡後果如
其言厄史

公嘗云自議新法始終言可行者曾布也始終言不
可行者司馬光也餘皆前叛後附或出或入

先生與僕論變法之初僕曰神廟必欲變法何也先
生曰益有說矣天下之法未有無弊者祖宗以來
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以乎
舒緩委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文字論列
然其實於天下根本牢固至神廟即位富於春秋

天資絕人讀書一見便解大指是時見兩蕃不服
及朝廷州縣多紆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
論議有怫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識者
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
屋宇牢壯財用充足但屋宇少設飾器用少精巧
僕役樸魯遲鈍不敢作過但有鄰舍來相凌侮不
免歲時以物贈之其來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
不敢承當上意改革法度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
身當之為激切奮厲之言以動上意遂以仁廟為
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為千載會遇改法之

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顧命太
臣尚不能回况臺諫乎祇增其勢耳雖天下之人
羣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蓋此八箇字吾友
宜記之僕曰何等八字曰虛名實行強辨堅志當
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爲屈此虛名也平
生行止無一點泥論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實
行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
曰強辨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
福恐之得回此老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此法
所以必行也 元城語錄

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
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方升
豈宜燭火之不息皆是意思常要已在人主上自
舌主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
子禮樂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
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太段不知事君大凡人
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日有所爲皆是臣職所當
爲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
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爲孝有餘也臣子身上
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說曾子只言事親若

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程氏遺書

公平生養得氣完，為他不好做官職，作宰相只喫魚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省便去，就自在官上。殿進一，劄子擬除入神宗，不允。對曰：「阿除不得，又進一。」劄子擬除入神宗，亦不允。又曰：「阿也，除不得，下殿出來便乞去，更留不住，平生不屈也。」奇特。上蔡語錄
因論公法云：青苗免役亦是法，然非藏於民之道。如青苗取息雖不多，然歲散萬緡，則奪民一十緡入官。既入官，則民間不可復得矣。免役法取民間錢雇人役於官，其得此錢用者皆州縣市井之人，不

及鄉民。鄉民惟知輸而不得用，故令鄉民多之於財也。青苗二分之息，可謂輕矣，而不見利於百姓，何也？今民間舉債，其息少者亦須五七分，多者或倍，而亦不覺其害。惟其利輕，且官中易得人，徒知目前之利，而不顧後患，是以樂請。若民間舉債，則利重，又百端要勒得之極難，故人得已且已。又青苗雖名取二分之息，其實亦與民間無異。蓋小民既有非不得已而請者，又有非不得已而請者。且如請錢于或遇親舊於州縣間，須有酒食之費，不然亦須置小小不急之物，只使一百錢已可比民

間四分之息又請納時往來之用與官中門戶之賂遺至少亦不下百息錢况又有胥吏追呼之煩其貨不行而公家期限又與私商不同而民之畏法者至舉債以輸官往往訟此遂破蕩產業者固多矣此所以有害而無利也或云官中息輕民得之可以自為經營歲豈無一分之息乎蓋未之思也若用之商販則錢散而難集正公家期逼卒收不聚失所指準其患豈細往年富家知此患也官中配之請不得已而藏之比及期出私錢為息輸之官乃無患夫使民如此是無事而侵擾之也何名

補助之政乎

龜山語錄

公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修身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為無誠意故也明道嘗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

同上

公在上前爭論或為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亦不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劫人使信已也夫廉恥在常人無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恥亦淺矣蓋廉恥自君子所遺為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賂不

效不可

受賊豈分外事乎同上

子雱字元澤性險惡凡公所為不近人情者皆雱所
教呂惠卿輩奴事之公置條例司初用程顥伯淳
為屬伯淳賢士一日盛暑公與伯淳對語雱囚首
跣足手携婦人冠以出問公曰所言何事公曰以
新法數為人沮與程君議雱箕踞以坐大言曰臬
韓琦富弼之頤于市則新法行矣公曰兒誤矣伯
淳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
去伯淳自此與公不合雱死公罷相哀悼不忘有
一曰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之詩蓋以此孔子也公

坐鍾山常恍惚見雱荷枷杻如重囚者公遂施所
居半山園宅為寺以薦其福後公病瘡良苦嘗語
其姪曰亟焚吾所謂目錄者姪給公焚他書代之
公乃死或云又有所見也開見錄

王安國字平甫常非其兄所為為西京國子監教授
溺於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
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言滿至京師召上殿上
問其兄秉政物論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
不明耳上默然不悅嘗諫其兄以天下洶洶不樂
新法恐為家禍介甫不聽安國哭于影堂曰吾家

滅門矣。又嘗責曾布以謀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家，僕及先人發掘丘壟，豈得不預我事耶？

安國召對，上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何如主也？對曰：三代以後，賢主未有如文帝者。上曰：但惜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對曰：文帝自代來，夜入未央宮，於擾攘時定變故，於俄頃之際，諸將故武夫皆脅息待命，恐無才者不及是，然能用賈誼之言，待羣

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使一時風俗恥言人過，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上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而不能使人何也？對曰：王猛雖毗之怨，必報專教苻堅以峻法殺人為事，此必小臣刻薄有以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理順而統利，則下豈有不從者乎？

筆錄

公為參政，因閱晏元獻小詞而笑曰：宰相而作豔詞，可乎？平父曰：亦偶然耳。呂惠卿為館職，在坐曰：為政必放鄭聲，平父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也。

呂以爲譏已自是與平父相失筆錄

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父吹笛于內公諭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父卽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街之聞見錄

鄭介夫者福州人公居憂金陵時嘗從學後舉進士調光州司法秩滿至京會公秉政問以所聞俠因爲具言青苗免役用兵之害公不答又數以書論之亦不報久之得監在京安上門時初行免役及收市利錢京師細民負小拾髮擔鋤提茶之類皆有免行錢不輸者毋得販鬻市道門司稅院並

行倉法專備月賦每正稅百錢則收市利百錢以給之逮法之行則正稅不及十錢者有司亦取之其末反重於本俠又言於公得損其尤甚者數事會大旱自十一月不雨至於三月河東河北陝西流民大入京師與城外飢民市麻紙麥麩爲糜或掘草根木實以食或身被鎖械而負瓦掛木賣妻鬻子以償官俠畫圖爲書勾馬遞以聞曰如行此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臣以正欺罔之罪又言劫擅發馬遞舖待罪時熙寧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也神宗覽疏歎息遂詔韓維孫永體量免行錢曾布

體量市易法又詔司農寺發常平倉放商稅務及諸門稅錢二十錢以下市利錢二十文以下青苗免役權罷追索方由保甲並罷凡此類十八事民間權呼相慶四月一日遂下詔責躬求言越二日大雨七日旱朝賀雨上出圖狀示宰執且責之本相以下皆謝罪公遂加求去已而公卒去位薦惠卿以代已命下之日京師大風雨士醫席逾求俠又上書言安石本為惠卿所誤至此今復扳援以遂前非不復為宗社計又上疏諫用兵語甚切厲熙河奏捷殺戮甚衆上為惻然手詔諭王韶等令

後只務招降木征餘黨毋以多殺為功於是惠卿等益惡之俠又上書言大臣奏以三路流民皆為南北下各有田名燕子田若北旱則南南荒又北此皆誣罔上聽臣乞勘會三路之民自去冬流移至今不已何人是南方有田者他語譏大臣甚衆并詆臺諫皆如芻蕘木偶又言禁中被甲登殿等事奏入執政大怒言於上以為謗訕朝政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送汀州編管既行上問惠卿鄭俠小臣禁中密事及大臣奏對之言何自聞之惠卿對曰此皆馮京手錄使王安國持示導之使言耳惠

卿與京同列議多矛盾又以諂事荆公爲安國所疾屢諷其兄不悟故并中之已而上以惠卿語責京京惶恐曰臣與俠素不相識上方疑之御史知雜張琥遂以俠事劾京京奏俠行未遠乞追還對辨遂詔赴臺推勘遣舒亶追俠及諸太康搜其衣橐得王堯臣所贖銀二一兩御史臺知班楊忠信所贈韓范諸公所言新法不便奏稿兩帙遂逮赴詔獄俠對實不識京但每遣人吳無至詣檢院投匭判院下諷輒爲無至道京稱歎之語及罷局時遇安國於途安國馬上舉鞭相揖曰賢可謂獨立

不懼因隨至所居求觀前後奏章俠答以未嘗存留安國言亦見所與家兄書家兄雖安國之言不聽而况公平乎俠曰不意丞相一日爲小人所誤以至於此安國曰是何爲小人所誤家兄自以爲人臣子不當避四海九州之怨使怨歸於已方是臣工盡忠國家俠曰未聞堯舜在上夔契在下而有四海九州之怨安國以爲然忠信者常應詔言新法不便因謂俠曰御史職在諫爭皆緘默不言公一監門耳乃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久也探懷中書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京未嘗使

安國傳道省中語凡所論乃鄰居內殿崇班楊永芳所告也安國赴對不承俠責之曰凡對制使不當有隱口所言者安得諱之天地鬼神皆在左右學士欲誰欺耶安國乃伏獄成俠送黃州編管忠信無至真決編管湖外京罷政諷落職安國放歸田里俠徒步赴貶所俠性清儉布衣糲食終其身有應舉不以實年者戒之曰方謀入仕已有欺君之心不可擬日聞子姪誦詩考槃之義曰弗諉者弗忘君之惡弗過者弗過君之朝弗告者弗告君以善顧人之于君有惓惓之不忍也故永矢以絕

之公嘆曰是何言歟古之人在賦畝不忘君况於賢者一不見用而忿戾若是哉恭弗諉者弗忘君也弗過者弗以君為過也弗告者弗以告他人也其存心如此故雖流落頓挫之餘一話一言未嘗不在君父親政役繁興民物罄瘁但聳頤而已

言行錄

俠鄭

錢景堪者忠懿王孫舊與公善論新法不合遂相絕其家集有答堯守趙度支書自序甚詳云荆公任政用事而一代成法無一二存者百姓愁苦而郡縣吏惴惴憂懼虞以罪去且不但變其法制而已

乃以穿鑿不經入於虛無牽合臆說作為字解者謂之時學而春秋一王之法獨廢而不用又以荒唐誕怪非昔是今無所統紀者謂之時文傾險趨利殘民無恥者謂之時官驅天下之人務時學以時文邀時官僕既與仕籍而所學者聖賢事業專以春秋為之主皆大中至正三綱五常之道其所為文學六經而為必本於道德性命而歸于仁義其施於君者則又忠厚愛人兼善天下之道自顧不合於時而學之又不能方惶惶然無所容其迹而故人張諫議正國辟僕為高陽帥幕今邵堯

夫亦有書招我為洛中遊兼有詩云年光空去也人事轉蕭然止俟貧老之兄生事粗足幼而孤者有分有歸亦西歸洛中守先人墳墓徜徉于有洛之表吾願畢矣聞見錄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六

後集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七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闕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象正

司馬光 溫國文正公

字君實陝州人舉進士甲科位至丞相真仁宗

英宗神宗哲宗贈太師配享哲廟

公自_幼成童灑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

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

飢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

風蘇內翰撰又邵氏後錄云予見溫公親書一帖云

光年五六歲弄青胡桃女兒欲為脫其皮不得女
兄去一姆子以湯脫之女兒復來問脫胡桃皮者
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誦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光
自是不敢謾語○幼時愚記誦不如人羣居講君
衆兄弟既成誦游息矣獨下帷絕編迨能倍誦乃
止用力多者收功遠其所精誦乃終身不忘也公
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寢時誦
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家塾詩

山谷云范純甫言公初宦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
臥齋中忽驟起着公服執手版危坐父率以為常

竟莫識其意純甫嘗從容問之客曰吾時忽念不
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為念豈可不敬邪冷齋語

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誠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
至不為瑞若偽為遠人笑願厚賜而還之因奏賦
以諷行狀

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蔽分或京師
不見皆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不
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
當益其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為常

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

敢言惟范鎮首發其議公時通判并州聞而繼之
 上疏言禮太宗無子則小宗為之後者為之子也
 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
 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
 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
 大事不可則已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
 於是鎮言出之益力及公為諫官復上疏且面言上
 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願陛下自以意諭宰
 相後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色
 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

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
 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
 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而生太子者此
 禍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韓
 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半夜半禁中出寸紙
 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曰唯我不盡
 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
 立為皇子

除知制誥辭至八九乃改天章閣待制公有上履承
 相啓云光於屬文世分素薄又懶為之當應舉時

丞相履承也

張作科場文字雖僅能牽合終不甚工類摹作古
文又不能刻意致力窺前修之藩徒使其言迂僻
鄙俚不益世用雖親舊書啓不免假手於人今知
制誥掌爲天子作詔文宣布華夷豈可使假手答
書啓者爲之耶以是觀之光之不愛知制誥出於
赤誠非飾讓也

仁宗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
首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去姦有
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
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

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佞如
馬季良譏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

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
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
治平中韓魏公建議於陝西刺義勇凡二十刺一每
入支買弓弩箭錢二百貫文省共得一十餘萬人深
山窮谷無得脫者人情驚擾而民兵紀律疎略終
不可用徒費官錢公時爲諫官極言不便持劄子
至中書魏公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諫祚方桀鷲使
聞陝西驟益兵豈不震懼公曰兵之用先聲爲無

其實也。獨可以欺之於一日間乎？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空兵，然實不可用。不過十日，西人知其詳，不復懼矣。魏公不能答復曰：公但見慶曆、陝西、鄜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兵，憂今復作偏爾。今已降勅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公曰：光終不敢奉信。魏公怒曰：君何相輕甚邪？公曰：相公長在此坐可也。萬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之運糧戍邊，反掌間耳。魏公默然，竟不為止。其後不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為常。如公之言。龍川志。

王廣淵除集賢院。公言：廣淵奸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行狀下公。

神宗即位，首擢公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公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

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
上遣內臣至閣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
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
已乃受

除御史中丞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
國之要三曰官入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
臣昔爲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
今以獻陛下平生學力所得盡在是矣

延和登對言張方平參政奸邪貪穢不協物望上作
色曰朝廷每有除拜衆言輒紛紛非朝廷好事光
曰此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堯所難况陛下新即
位萬一用奸邪臺諫循默不言陛下何從知之此
乃非朝廷好事也

甲寅子初赴經筵上自製自書資治通鑑序以授光
光受讀降再拜讀三家爲諸侯論上顧禹玉等稱
美久之

邊吏上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
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各山之
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
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

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種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行狀

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受。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四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賜餼。時議以爲袞自知不能當。

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也。安石曰。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爲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爾至其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若

武帝不悔過。昭帝未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
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光言是也。然所費
無幾。恐傷國體。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
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日錄又云。臣非謂
今日得兩府郊賚。能富國也。欲陛下以此爲裁省
之始。爾且陛下強裁省之。則失體。今大臣以河北
災傷憂公體國。自求省郊賚。從其請。所以成其美。
何傷體之有。

安石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爲青苗助役水利均
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公上疏逆陳其利害。

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
傳誦。以公爲真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爲司馬相
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爲君實也。邇英進讀。蕭何曹
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
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
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
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
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
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
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

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三年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二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子孝，兄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為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何名為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為時變。月變邪？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

更造也。大壞而欲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公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是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為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爾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令從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輿朝洶洶，何也？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為

乏尚能以糶食下民至飢寒流離况縣官法令之
 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强也公
 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
 强富民亦不强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
 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糶法時米
 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後物貴而和
 糶不解遂為河東世世之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
 河東之和糶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為病
 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
 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况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

糶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七日
 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
 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則
 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
 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糶米而漕錢棄其有餘
 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
 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
 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行狀
 邇英讀通鑑賈山疏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上
 曰舜聖讓說殄行若臺諫欺罔為讒安得不黜光

曰進讀及之爾持事臣不敢論也及退上留光謂曰呂公著言藩鎮欲與晉陽之甲豈非譏說珍行也光曰公著平居與儕輩言猶三思而發何故上前輕發乃爾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此所謂靜言庸違者也光曰公著誠有罪不在今日向者朝廷委公著專舉臺官公著乃盡舉條例司之人與條例司互相表裏使熾張如此乃始逼於公議復言其非此所可罪也上言安石不好官職及自奉養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懷此其短也又不思信任呂惠卿惠卿真奸邪而為安石

謀主安石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安石為奸邪也上曰今天下詢詢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眾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審察其是非然後守之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天下皆以為非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邪遂退上問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光對陛下擢用宰相臣愚何敢與上曰第言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一相皆閩人一參政皆楚人必將接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更得淳厚上曰然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升之有才智曉民政邊

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
 臨大節而不可奪爾昔漢高祖論相以為王陵少
 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丁
 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士必得忠
 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曰然升
 之狀固已戒之矣上又曰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
 石如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爾上曰韓
 琦敢當事賢於富弼但不諛爾光曰琦實有忠於
 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上因問至呂惠
 卿光曰惠卿儉古非佳上使安石負訪中外皆惠

卿所為也近日不次進用大不合衆心上曰惠卿
 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辨慧誠如聖旨然
 月心不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
 動人主上因論臺諫天子耳自光曰臺諫天子耳
 目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盡
 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明將有所蔽蒙也上曰諫
 官難得卿更為擇其人光退而舉陳薦蘇軾王元
 規趙彥若

邇英進讀通鑑三葉畢上更命讀一葉半讀至蘇秦
 約六國從事上曰蘇秦張儀掉三寸舌乃能如是

平光曰臣所以存其事於書者欲見當時風俗專以辯說相高人君委國而聽之此所謂利口覆邦家者也上曰卿進讀每存規諫光曰非敢然也欲陳著述之本意耳

呂晦叔曰昨使契丹虜中接伴問副使狄謐曰司馬中丞今為何官謐曰今為翰林兼侍讀虜曰不為中丞邪聞是人甚忠亮

上謂晦叔曰司馬光方直其如迂闊何晦叔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楊况光豈免此名大抵處事深遠則近於迂次願世

下更察之並二錄

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副公上章力辭至八七日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待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二往又開諭切至積辛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日巧言令色鮮矣仁夫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

雖歸可惜後必徐得其方詔讓之人於今誠有順
適之快一日失執必有責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
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日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
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
叛安石由是天下服公先知

魏公言君實初除樞副竟辭不受時公在魏聞之亟
遣人賫書與潞公勉之云王上倚重之厚庶幾行
道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須略讓潞公以
書呈君實君實云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壞了名
節為不少矣後得寶大書云君實作事今人所不

可及須求之古人 魏公語錄

老先生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
人或在不清要或為監司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
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大力者候法行已
成即逐之卻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
守之先生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
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必成讎敵他日將悔之介
甫默然後果有責荆公者雖悔之無及元成語錄
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
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一免役二市易四邊

事五保申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曰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

潞公謂溫公曰彥博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虜主大宴羣臣令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鞭扑之者曰司馬端明邪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公愧謝

公嘗問康節曰光何如人曰君實胸踏實地人也公深以為知言康節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

公居洛嘗同范景仁登嵩頂由輾轅道至龍門涉伊水至香山憩石樓臨八節灘凡所經從多有詩什自作序曰遊山錄七十八夫傳之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寺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慎之公知永興軍上章言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海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若臣罪與鎮同則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帝必欲用公召知許州令過關上殿謂監察御史程顥曰卿度光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

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公果辭。召命。帝嘗謂左右。滿宗孟曰。如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帝之眷禮於公如此。不哀特。公以新法不罷。義不可起。元豐官制。成帝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俟之。王珪亦助其說。至元豐七年。秋。資治通鑑成。進御時。拜公省。殿學士。賜帶。如二府品。數者。修書官。亦遷秩。召范祖禹及公子康。為館職。時帝初感疾。既安。語宰相曰。來春建

儲。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神宗知公之深如此。

並聞見錄

神宗崩。公赴闕。庭衛士見公入。皆以手遮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上者。遣使勞公。問所冀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之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其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上。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

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罪其分或屬穢事
 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
 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
 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
 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有應
 詔言事而坐越職贖銅者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
 詔書行於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
 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后已有旨散
 遣修京城邏卒罷減皇城內規者止御前上作出
 近侍之無狀者二千餘人戒飭中外無敢苛刻暴

歛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間戶馬寬保馬限皆從
 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賞今急務陛下已畧行
 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行狀

拜門下侍郎元豐之末天下多故一聖嗣位民日夜
 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二年無改於父之
 道欲稍損其重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
 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變可也若安石
 惠卿等所建為天下言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
 抹焚拯溺猶恐不及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
 改父衆議乃定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

保馬法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
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
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
復其舊獨川峽茶以邊用未罷遣使相視去其甚
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書之三司使
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
其數量入以為出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
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
免舞踏公益疾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
乃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勅罷之卒用熙寧以

前法有未便川縣監司節級以聞為一路一州一
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為使用
兵為失時異議甚眾獨文彥博議與公合眾不能
奪遂詔諸將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
公奏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略等為十科以求天下遺
材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如進士
高選皆從之行狀
元祐初溫公輔政是歲天下斷死刑千人其後一呂
繼之歲嘗數倍此豈智力所能勝邪 談叢
公既改新法或謂公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

皆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聞士則朋黨之禍作矣不可不懼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收之不疑聞見錄

公好學如飢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臭其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者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二頃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行狀

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范六史集

晁無咎言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東坡集

公初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覈於太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秘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敞劉恕范祖禹為屬官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悅親為製序賜名資治通鑑詔遍英讀其書賜御邸

舊書二千四百一十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仍賜金帛行狀

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及為相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天慎先生事開邊隙神道碑

先生每與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為能受盡人言儘人憎逆更不怒便是好處哲氏遺書

蘇內翰軼作公神道碑銘曰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

匪_不匪_不徐_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與授之其相維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一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一聖忘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是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于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驚不搏羽毛異朝雄狡率服為政一年疾病崇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恩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朝神考之功

司馬康

宋後集 七

字公休文正公之子舉明經中第事神宗哲宗位至司諫贈右諫議大夫

君性端謹性至孝居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二百枝而後能起見者哀之文正居洛十五年往來陝洛間士之從學於公者退與君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司馬公之子也公薨執喪如夫人哀毀有加焉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為世所事得遺恩悉以與族人范太史撰墓誌

君為講官嘗上疏歷陳前世治少而亂多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以勸上及時向學守天下人

與溫公臨終時心事可謂無愧

器又勸太后每於禁中訓導其言切至又言孟子為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所宜觀覽上曰方讀孟子尋即講筵官編修孟子節解為十四卷以進君已病矣猶自力解孟子一卷會除諫議未受條具諸所當言以待曰得一對極言而死無所恨矣疾病召醫醫于充鄉民間之諸醫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來告者日夕不絕醫遂行至則疾不可為矣沒一聖嗟悼不已所以優卹博贈之甚厚墓誌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八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參正

馬嘉植培元

呂公著 申國正獻公

字晦叔文靖之子以恩補官中進士第相哲宗
贈太師

歐陽脩為翰林薦公文學行誼宜在左右稱公清靜
寡慾有古君子之風及脩使北虜虜問中國德行
文章之士脩以公及王荆公對家傳

歐公嘗患士大夫少高退之節乃薦公及張唐公王

荆公韓持國欲以激厲風俗又薦荆公與公作諫官家塾記

公侍經筵時仁宗春秋高公於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粗陳其畧至於治亂安危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為上反覆申陳之仁宗嘗詔講官凡經傳所載逆亂事皆直言毋諱公因進講言弑逆之事臣子所不忍言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所以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慮危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之分早定則亂臣賊子無所萌其奸心故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辯之不早辯也

公每進講多傳經義以進規會講論語至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公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上知公意深切每改容鞠躬如在車之式並家傳

公於講讀尤精語約義明可為當世之冠與司馬光同侍經筵光退語入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煩

呂汲公撰
神道碑

自仁宗未卒以二月開經筵至重午罷八月復開至冬至罷是歲詔以九月五日開至重陽罷公奏願陛下日御邇英以循先帝故事詔即從之後講論語將畢公以尚書備三帝王之道尤切於治術乞候進講論語畢日進講尚書從之

英宗自太廟赴南郊問今之郊與古之郊何如對曰古之郊貴誠尚質今之郊盛儀衛事物來而已

神宗自在藩邸即熟聞公與司馬光名及即位首召二人為學士朝論翕然稱得人

神宗初御經筵公進講尚書至天乃錫王勇智上曰

何以獨言勇智公曰仲虺方稱成湯能伐夏救民故以勇智言之然聖人之德當如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然後可以盡善時上方富於春秋故公以好勇鬪武為戒並家傳

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言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生先人之語則不為邪說所亂頗淵問為邦孔子以遠佞人為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疏惟先哲王正厥事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惟陛下勉行而勉終之

拜御史中丞入對上語及西陲事公退而奏曰惟當
修嚴武備來則應之以逸待勞若臨遣大臣張皇
武事或議深入或求奇功皆非國家至計後公去
位朝廷遣大臣臨邊已而西征無功士卒內潰皆
如公所料

公知貢舉在貢院密上奏曰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
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且近世有司考校已專用策
論今來殿試欲乞出自宸衷惟以詔策咨訪治道
是歲上臨軒遂以策試進士家傳

介甫與晦叔素親患臺諫多橫議故用晦叔為中丞

既而天下皆患條例司為民害晦叔乃復言條例
不便介甫以晦叔叛已怨之尤深已而上語執政
呂公著常言韓琦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
介甫因用為晦叔罪除知潁州溫公日錄

王荆公與呂申公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
不下太平及薦申公為中丞其辭以謂有八元八
凱之賢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奸荆
公之喜怒如此蓋孫覺莘老嘗為上言今藩鎮太
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
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

美鬚誤以為申公也見聞錄

羣星見詔求直言公疏曰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者何哉此任事之人負陛下也何以言之士之邪正賢不肖蓋素定也今則不然前日舉之以為天下之至賢後日逐之以為天下之至不肖其於人才既反覆而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而不審矣陛下獨不察之乎神道碑

公居洛一日對康節長歎曰民不堪命矣康節曰介甫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公作曰公著之罪也聞見錄

古守朋友之節直心責知也

邇英進請上留公論治道遂及釋老虎寂之旨公問曰知此道乎上曰堯舜豈不知公曰堯舜雖知此而常以知人安民為志碑

初公自河陽入覲都人環觀相謂曰此公還朝百姓之幸也至是士民相慶既受命出殿門武夫衛卒皆歡抃咨歎及光獻太后聞公進尤喜曰積德之門也温公在洛聞公登樞以書遺都下友人曰晦叔進用天下皆喜以為治表聞其猶力辭光不敢致書君宜勸之早就職

公既就職因奏自熙寧以來朝廷論議不同端人良

士例為小人所沮格指為沮壞法度之人不可復用此非國家之利願陛下省察七日當以天收用之

上初即位韓絳即議復肉刑至是復詔執政議公以為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辟不可復將有踊貴履賤之議吳充議復置園土眾以為難行王珪欲取開封死罪囚試以劓刑公曰刑而不死則肉刑遂行矣議竟寢

上以慈聖既升祔大推恩於曹氏凡進官被賞者二百餘人公因言自古亡國亂家不過親小人任官

官通女謁寵外戚數事而已上深以為然

諜告夏幽其主秉常上對一府議大舉兵伐之公曰如諜者所告則夏人誠有罪然陛下未審以何人為元帥未得其人則不怨不舉五年四月公以西師無功奏曰外奏皆謂王中正宜正典刑翌日公上奏乞解樞務章繼上面請尤切乃除資政殿學士定州路安撫使及永樂城陷奏至上開天章閣對輔臣曰邊民疲弊若此獨呂公著為朕言之他人未嘗及也

公至定州謝表曰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

以贖官人人傳誦以為撫實是時朝廷方經武事增修邊備趨時者爭獻北伐之策公至定武即為上言中國與契丹通好久邊境晏然無事塞上屯軍素有節制惟宜靜以鎮之保申法新行被邊皆設教場日鳴金鼓課人誦戰法聲達於虜虜檄邊郡以為生事違誓約上委公處其事公即上奏以為遣邊人習戰法於境上非管子寓令之意也請一切罷去不聽並家傳

哲宗即位公為通直學士侍讀始至上言曰人君即位之始當正始以正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

先於學學有緝熙于光明日新又新以至於大治者學之力也臣待罪講讀謹條上十議以裨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去奢九曰省刑十曰無逸居月餘除執政遂倚以為相其論薄斂之略曰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聚之以喪國武王散之以得民由是觀之入主當務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家塾記

為君之道幾無出此篇可為人君座右銘下蔡語錄官制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為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

行而已公曰三省均輔臣也正如同舟共濟當一心並力以修政事乞事于三省者自今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也遂定為令

初執政三五日集都堂長官專決同列多不與議及公秉政非有故日聚都堂遂為故事

公始與司馬光輔政於是共推本先帝之意蓋欲鞭笞四夷以疆中國阜蕃邦財以佐其費有司奉行失其本旨先帝固嘗患之矣故欲更而未暇與已更而未定其詔墨記言具在而可考者有若干事若詰青苗之害則曰常平泉穀以禦水旱而食散

仍屬美先帝是二公學問極力處

以求利至千之七八國失社稷之備而民之責償被咎者眾責與利之弊則曰大傷鄙細有損國體戒用兵之失則曰南安西師兵夫死傷者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救官制之滯則曰更新官制以嚴止吏治至今頒行無緒有以啓寵四方貽譏後世於是公與同志者建請以常平舊法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改募役罷保馬以復監牧損保申教選以便農作除市易之令寬茶鹽之禁賜邊砦積下民和四戎於是民譁呼鼓

舞以為便並神道碑

溫公病中與公簡曰。晦叔自結髮志學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政。平生所蘊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慎默。大過若此。際復不廷。爭事蹉跌。則入彼朋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屬。今日屬於晦叔矣。

公上奏曰。自古治戎之策。雖三代之盛。亦不過求則禦之。去則備之。為備之道。莫先於積穀。

初。溫公議凡役人皆不許雇入。以代然。東南及西蜀

諸路民有高貨或子弟業儒。皆當為弓手執賤役。既不許募代。甚苦之。公聞其弊。即令一切聽雇。募民情大悅。

上以邇英講讀論語畢。賜執政講讀官左右史御筵。於資善堂內。出御書唐人詩。分賜在坐。翌日。公上奏曰。臣伏念陛下睿哲之性。出於天縱。而復內慕慈訓。日新典學。誠以堯舜三代為法。則四海不勞。而治將來。論語終秩。進講尚書。一書皆聖人之格。言為君之要道。臣願於其中。及孝經內節要語。共一百段。進呈聖人之言本。無可去取。臣今惟取明

白切於治道者庶便於省覽。或游意筆硯之間，以備揮染。亦日就月將之一助也。居數日，太皇太后宣諭曰：「臣相所進要語已令皇帝即依所奏，每日書寫看覽，甚有益於學問，與寫詩篇不同也。」

郎官何洵直失本部印，公曰：「洵直誠有罪，然重譴之則自今清吏皆有以制主司矣，乃薄其罪。」

公在仁宗朝嘗請進士先策論，神宗初又獻議以經術取士。及知熙寧二年，貢舉遂密啓臨軒專用策試。未幾公以言青苗等事得罪去。王安石專政，乃盡罷詩賦，一用經義，獨以春秋為破缺，不可讀廢。

其學學者不得以應書安石，又與其子雱其徒呂惠卿升卿擬定詩書周禮義，模印頒天下。凡士子應書者自一語以上非新義不得用。於是舉者不復思索經意，亦不復誦正經，惟誦安石惠卿書，精熟者輒得上第。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首因大為諛辭以應之。又多以佛書證六經，至全用天竺一語以相高。晚向字學，復以字書去取天下士。於是學者不復解經而專解字，往往辯析字畫說一字至數百言去經意益遠。由是中外議者皆各經義而思詩賦矣。元祐初議者爭言科舉之弊，請

復舊制公曰先帝更新法度如造士以經術是為
 近古且仲尼六經何負於後世特安石課試之法
 為繆耳安石解經亦未必不善惟其欲人同己為
 大繆耳温公亦以為詩賦不可復然論者謂見經
 義之弊愈憊不可遏及定制進士初場試經義次
 賦詩論策對經義者許引用古今諸儒之說及已
 見又詔立春秋科大學置春秋博士一員禁有司
 不得於莊老書出題程文不得雜用申韓刑名之
 學及釋氏書仍罷試律義至是將廷試執政又以
 熙寧復策之初進上葉祖洽議議祖宗自是對策

者皆訕前朝以阿當世因以為策問可廢當復詩
 賦論題公曰天子臨朝發策延四方貢士詢以治
 道豈非近古良法邪至於對者是非邪正則在考
 官去取耳乃仍舊試策其後論科舉者亦未息以
 至公薨而詩賦益隆期盡廢經義而後已非公意
 也

公晚多讀釋氏書益究禪理温公博學有志行而獨
 不喜佛公每勸其留意且曰所謂佛學者直貴其
 心術簡要爾非必事事服習為方外人也並家傳
 公居家夏不掛窓不揮扇冬不附火一日盛夏楊大

夫瓌寶字器之將赴鎮戎軍卒來辭器之乃呂氏甥公於西窓下烈日中公裳對飲一盃器之汗流浹背公凝然不動雜志

公平生未嘗行草書尤不喜人博曰勝則傷仁負則傷儉家塾記全下

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蓋其初自懲也如此至和中手書東漢延篤與李文德書于座右又書古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書于屏風呂晦叔真大臣其言簡而意足孫莘老嘗言裕陵好

問且曰好問則裕裕晦叔曰好問而裕不若聽德而聰人有非劉向強聒而不舍者晦叔曰劉向貴戚之卿此語可謂忠厚然向之眷眷於漢室而不忍去則是也至於上變論事亦可謂不知命矣龜山語錄宋興以來大臣以三公平章軍國者四人而公父子居其一一時論榮之

呂希哲

字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以恩補官充崇政殿說書

正獻公教公事事循規矩肅十歲祁寒暑兩侍立終

不自見如
水浸漚蛙狀
不為大賢不
再得

名臣言行錄
卷八

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
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
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闐巷之
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
未嘗一接於目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
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家傳

公從王安石學安石以為凡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為
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僥倖富貴利達而已
學者不由也公聞之遠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程
先生願俱事胡先生瑗公少程一歲察其學問

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而明道程顥橫渠

張載孫公學李公常皆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廣
大然公亦未嘗專一說不私一門務畧去枝葉

一意涵養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
力乎其內者其讀經書一直簡要一不為辭說以知

言為先自得為本躬行為實不尚虛言不為異行
正獻公常語張未曰此子不欺聞室守官京師不謁

臺諫官遇遷轉即見執政過此不見也

正獻公廣用當世賢士人之有一善無不用也嘗以
數幅紙書當世名士姓名既而失之後復見此紙

賢者用如
此此益處三

卷八 宋後集

代以後不得
不辭正不應
善言內與啓
天十私愛一
用

則所書人悉用之矣。正獻公嘗親書遺公曰：當世善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

公為說書凡一年，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為本，修身以正心為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喻，况天下乎。

公既除諫官，累辭未獲，蘇子瞻在邇，英戲謂公曰：法筵龍象，當觀第十義，公笑而不答。退謂范淳夫曰：若辭不獲，命必以楊畏為首，時畏方在言路，以險詐自任，頗為子瞻所厚，公故及之。

並家傳

公為郡處，冷以公幣多，畜鰕魚諸乾物，及筍乾蓴乾，以

待賓客，以減鷄鴨等生命也。雜錄

公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

日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寂事，一切不問，不以

毫髮事託州縣，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

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聞居日讀易，一爻通考古

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

論古今商確得失，久之方罷。家傳

仙源嘗言與待講為夫婦相處，本十年未嘗一日有

面赤自，少至老，雖在席之上，未嘗戲笑。雜志

公與諸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為人舉薦，以為後生

不權財公廉
節見正獻
公嚴節不
宰相一德便
至絕糧者古
亦有幾

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真所以求知也童蒙訓

公為人處事皆有長久之計求方便之道只如病中風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生公者乃聞所欲病者既不能答適足增苦故公嘗告人每事作一牌如埋中子如飲食衣服寒熱之類及嘗所服藥如埋中常所作事如梳頭洗面之類柄者更牌示以示人則可減大半之苦凡公為人處事無如是也童蒙訓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八 後集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8788